



高麗史

列傳

八十

止

リ伊 6  
2.809  
80止





2809  
80



列傳卷第四十九 高麗史一百三十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辛禍四

十二年正月禍在李仁任第仁任妻進大爵  
曰今日三元謹上壽禍進爵仍戲曰吾一則  
為孫一則為婢壻今乃對飲得無失禮耶乃  
冒處容假面作戲以悅之禍欲與肅寧翁主  
珠玉粧召寶源俸別監黃補問珠玉之數補



對以無禍大怒即囚于巡軍又囚提調朴天  
常徐鈞衡李還儉家奴各十人修典工判書  
權鑄第爲肅寧翁主宮以爲時座所林堅味  
李成林廉興邦等進賀興邦復與諸宰相奉  
觴稱壽自後兩府百官啓事皆詣肅寧宮寵  
冠後宮肅寧之移居是第也禍率道流等前  
導後衛而來判德昌府事權玄龍卒玄龍督  
力絕倫所向無前時號萬人敵李仁任之女  
姜筮妻死禍親率畫師寫其真其母朴氏痛

哭禍手酌大杯前跪曰大母輟哭然後子將  
倒此遂裂素自帶使宦者皆帶之保安君朴  
壽年卒壽年驍健善戰所向有功時稱勇將  
然使酒難近以修肅寧宮遲緩杖流造成都  
監判官高汝霖二月奪洛川君金漢碑家爲  
安妃殿遣政堂文學鄭夢周如京師請便  
服及群臣朝服便服仍乞蠲減歲貢請衣冠  
表曰議禮制度大開華夏之明慕義嚮風庶  
變要荒之陋敢據愚抱庸瀆聰聞竊觀聖人



之興必有一代之法上衣下裳之作蓋取象於乾坤殷俾周冕之名皆因時而損益以新耳目之習而致風俗之同欽惟<sub>毛</sub>陛下挺神武之資撫亨嘉之運文物備矣聿超三代之隆德教霈然覃及四方之廣雖命小邦之從本俗既賜祭服以至陪臣豈容其餘尚襲其舊在盛世之典固無所虧但遠人之心深以為歎伏望<sub>毛</sub>陛下憐臣以小事大許臣用夏變夷遂降綸言俾從華制臣謹當終始惟一

益殫補袞之誠億萬斯年永被垂衣之化請減歲貢表曰天高而無不覆燕人窮則必至籲呼茲竭卑忱用干聰聽洪武十二年三月閒陪臣沈德符回自<sub>毛</sub>京師欽贊

手詔及錄<sub>毛</sub>旨節該今歲貢馬一千匹明年貢金一百觔銀一萬兩良馬一百匹細布一萬匹歲以為常欽此節次施行閒又准禮部咨文欽奉

聖旨節該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金五

賞<sub>毛</sub>

奉<sub>毛</sub>



之興必有一代之法上衣下裳之作蓋取象於乾坤殷俾周冕之名皆因時而損益以新耳目之習而致風俗之同欽惟陛下挺神武之資撫亨嘉之運文物備矣聿超三代之隆德教霈然覃及四方之廣雖命小邦之從本俗既賜祭服以至陪臣豈容其餘尚襲其舊在盛世之典固無所虧但遠人之心深以為歉伏望陛下憐臣以小事大許臣用夏變夷遂降綸言俾從華制臣謹當終始惟一

益殫補袞之誠億萬斯年永被垂衣之化請減歲貢表曰天高而無不覆燕人窮則必至籲呼茲竭卑忱用干聰聽洪武十二年三月閒陪臣沈德符回白京師欽賞

手詔及錄旨節該今歲貢馬一千匹明年貢金一百觔銀一萬兩良馬一百匹細布一萬匹歲以為常欽此節次施行閒又准禮部咨文欽奉聖旨節該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金五

賞

奉



百勛銀五萬兩布五萬匹一發將來欽此爲  
金銀本國不產蒙遼東都司聞奏高麗進貢  
金銀不敷願將馬匹准數欽奉

聖旨每銀三百兩准馬一匹金五十兩准馬  
一匹欽此差陪臣門下評理李元紘通行管  
領馬五千匹布五萬匹及金銀折准馬匹前  
赴<sup>光</sup>朝廷貢納訖措辦到洪武十七年歲貢  
馬一千匹布一萬匹及金銀折准馬六十六  
匹已差陪臣密直副使姜淮伯等管領前去

進貢顧遠方境壤褊小而比年海寇侵陵民  
生孔艱物產悉耗金銀固已非土之所出馬  
布恐難充數於將來兢惶實深進退惟谷伏  
望<sup>光</sup>陛下以乾坤之大度父母之至恩許隨  
力分之宜優示蠲減之命臣謹當述侯職於  
永世祝聖壽於齊天以鄭地爲海道元帥四  
道都指揮處置使趙琳爲漢陽道元帥兼漢  
陽府尹淑妃寵衰獨居花園嘗使侍者彈琴  
適禍至而止之禍大怒謂侍者曰及予之至



百勛銀五萬兩布五萬匹一發將來欽此爲  
金銀本國不產蒙遼東都司聞奏高麗進貢  
金銀不敷願將馬匹准數欽奉

聖旨每銀三百兩准馬一匹金五十兩准馬  
一匹欽此差陪臣門下評理李元紘通行管  
領馬五千匹布五萬匹及金銀折准馬匹前  
赴<sup>光</sup>朝廷貢納訖措辦到洪武十七年歲貢  
馬一千匹布一萬匹及金銀折准馬六十六  
匹已差陪臣密直副使姜淮伯等管領前去

進貢顧遠方境壤褊小而比年海寇侵陵民  
生孔艱物產悉耗金銀固已非土之所出馬  
布恐難充數於將來兢惶實深進退惟谷伏  
<sup>以</sup>陛下以乾坤之大度父母之至恩許隨  
力分之宜優示蠲減之命臣謹當述侯職於  
永世祝聖壽於齊天以鄭地爲海道元帥四  
道都指揮處置使趙琳爲漢陽道元帥兼漢  
陽府尹淑妃寵衰獨居花園嘗使侍者彈琴  
適禍至而止之禍大怒謂侍者曰及予之至



不彈何也欲扶之淑妃抱禍腰曰妾今寵衰  
無聊又扶侍者妾將柰何禍拳毆其臉肅寧  
翁主誣譖淑妃與其母挾媚道爲蠱禍大怒  
即黜淑妃歸其父崔天儉家囚淑妃宮人于  
巡軍嚴加鞫訊逮繫甚衆又下天儉及其妻  
于獄籍其家戍戍禍畋于西海道肅寧翁主  
及宮女等皆以男服從行禍與肅寧並轡馳  
驅原野內豎韓富忽遇山阿不及下馬肅寧  
之馬已馳過矣肅寧自以素賤意富輕已譖

殺之是行也禍自吹笛婦寺唱歌晝夜不輟  
供費鉅萬西海州郡騷然都巡問使王安德  
按廉使裴矩海州牧使李淑林延安府使安  
俊等大具酒食饗禍皆賜廐馬凡二十五日  
而還三月乙亥禍如姜仁裕第遂畋于南郊  
庚辰禍出遊有一人馳過禍下馬親執其人  
裸縛繫馬鬚緣道馳騁血流被體竄淑妃及  
天儉于全州以教媚道縊殺淑妃母及族兄  
孩兒并侍女四人林堅味李成林廉興邦等



惜其寃欲赦不得有一人臨刑曰必報殺我者辭色如常棄尸于市後數日禍往觀之使守尸者復張其尸于車上以爛之腐臭滿路人不敢近謝恩使曹敏修禹玄寶張子溫河崙進奉使沈德符任獻金子盜等費歷日及船馬符驗八道還自京師四月丙戌朔雨雹禍觀魚于海豐郡重房地裸而捕魚癸巳禍與毅妃如花園觀燈絲棚雜戲窮奢極侈歌吹達曙丙申霜禍畋于壺串命群小劫奪

行人馬載妓雖兩府皆拱手被奪癸卯禍如妓細柳枝家乙巳禍冒雨出遊暮與宦者五人爭馳馬于市辛亥禍觀石戰戲于郭沙洞又畋于壺串五月丁巳禍如毬庭親自調馬取及第孟思誠等癸亥禍率群小擊毬于市街又冒雨畋于壺串都評議使司以禍常在東江分宰樞爲四番侍衛時禍喜與宦官及妓裸而走水又魚日以爲常賜同戲人布三百匹宰樞饗禍于壺串禍乘醉不脫衣冠騎



馬入水以成均祭酒王康爲西北面安撫使  
安集流離人民六月下廣興倉使羅英烈副  
使田思理分臺糾正權幹于巡軍時英烈等  
頒祿于東江倉禍如東江使宦者安琚語英  
烈等賜從行義魚及養馬冶工等三十一人  
米各一石英烈等對曰此倉先王所以祿百  
官也不可用以濫賜禍大怒命琚發倉與之  
囚英烈等三日釋之遣門下評理安翊如  
京師賀光聖節密直副使柳和賀光千秋時

每奉使人還執政視賂多少高下其官或不  
如欲必中傷之以故奉使者規免其禍不得  
不貨市翊流涕太息曰吾嘗以爲遣宰相朝  
聘者爲國家耳今日乃知爲權門營產也以  
安琚忤志流于竹山島禍如肅寧翁主宮翁  
主告曰今臣民皆云上每殺無罪之人上何  
至如此禍曰汝亦安知將加汝何等罪耶七  
月鄭夢周還自光京師欽奉  
宣諭聖旨曰恁那裏人在前漢唐時節到中



馬入水以成均祭酒王康為西北面安撫使  
安集流離人民六月下廣興倉使羅英烈副  
使田思理分臺糾正權幹于巡軍時英烈等  
頒祿于東江倉禍如東江使宦者安琚語英  
烈等賜從行義魚及養馬治工等三十一人  
米各一石英烈等對曰此倉先王所以祿百  
官也不可用以濫賜禍大怒命琚發倉與之  
囚英烈等三日釋之遣門下評理安翊如  
京師聖節密直副使柳和賀千秋時

每奉使人還執政視賂多少高下其官或不  
如欲必中傷之以故奉使者規免其禍不得  
不貨市翊流涕太息曰吾嘗以為遣宰相朝  
聘者為國家耳今日乃知為權門營產也以  
安琚忤志流于竹山島禍如肅寧翁主宮翁  
主告曰今臣民皆云上每殺無罪之人上何  
至如此禍曰汝亦安知將加汝何等罪耶七  
月鄭夢周還京師欽奉  
宣諭聖旨曰恁那裏人在前漢唐時節到中

孝

高麗史卷之三十六



國來因做買賣打細又好匠人也買將去近  
年以來悄悄的做買賣也不好意思再來依  
舊悄悄的買賣呵拿著不饒你如今俺這裏  
也拿些箇布匹絹子段子等物往那耽羅地  
面買馬呵恁那裏休禁者恁那裏人也明白  
將路引來做買賣呵不問水路旱路放你做  
買賣不問遼陽山東金城大倉直到陝西四  
川做買賣也不當這話恁每記者到恁那國  
王衆宰相根前說知一禮部咨曰奉

聖旨天覆地載帝命宰民者孰知其數焉王  
有能知造化者守帝命之分或限山或隔海  
毋生豐隙修禮睦隣體上帝好生之德各保  
生民未有國祚不繇遠者也設若否此輕施  
譎詐肆侮隣邦未有不構兵禍以殃民前者  
恭愍在時入貢使至朕嘗歎之朕起草萊王  
顥之爲王於三韓始顥祖弒君至於斯時四  
百六十七年乃三韓王子王孫今善貢於我  
即推誠以待所以凡使三韓者必土人閩者



行朕意正在推誠豈期恭愍膺弒君之愆難  
逃好還之道則弒矣弒者不度意在掩已之  
逆故殺我行人既後數請約束朕數不允正  
爲守分也請之不已朕強從之所以索歲貢  
知三韓之誠彼聽命矣不一二年違約又不  
三年如約又不二年訐難嗚呼朕觀四海之  
內隣於中國者三韓之邦非下下之國徑一  
二千里豈無人焉何正性不常且歲貢之設  
中國豈倚此而爲富不過知三韓之誠詐耳

今誠詐分明表至云及用夏變夷變夷之制  
在彼君臣力行如何耳表至謂歲貢云及生  
民孔艱使者歸朕再與之約削去歲貢三年  
一朝貢良驥五十匹以資鍾山之陽牧野之  
郡亦相保守諭今歲歲終以此約爲驗後至  
洪武二十四年正旦方進如始朕言不二未  
審彼中從乎日本霸家臺歸所虜一百五十  
人遣典醫副正李行大護軍陳汝義于耽羅  
時朝廷欲取耽羅馬且此島屢叛故遣行等



招誘子弟至明年四月行乃率星主高臣傑  
子鳳禮以還耽羅歸順始此八月林堅味罷  
以李仁任爲左侍中加封肅寧翁主爲憲妃  
立府曰肅寧以趙英吉爲密直副使右侍中  
李成林率百官陳賀于憲妃宮禍令都堂進  
木絲布百匹賜憲妃五十匹諸妓三十匹丙  
午以熒惑入南斗設消災道場于禁中禍手  
擊鼓燃僧頭臂遣贊成事尹珍密直副使李  
希蕃如京師謝蠲減歲貢密直副使李

再請衣冠謝恩表曰睿恩汪濊寶訓丁寧舉  
國均歡撫躬知感竊念爲臣之職當修奉上  
之儀但土地之崎嶇而人物之鮮少冒陳卑  
抱干瀆高明渙發德音曲加蠲免茲蓋  
陛下柔遠能邇厚往薄來視四海猶一家保  
萬姓如赤子遂令僻陋得與生成臣謹當祗  
服敷言恭承嘉惠永守藩於東土恒祝筭於  
南山請衣冠表曰聖人之制惟在大同臣子  
之情必期上達敢申再三之瀆庶冀萬一之



從先臣恭愍王顯於洪武二年間准中書省  
咨該欽奉

聖旨頒降冕服及遠遊冠絳紗袍并陪臣祭  
祀冠服比中朝臣下九等逆降二等竊惟小  
邦爰自先父欽承命服益仰華風顧舊制猶  
未悉更於愚心寧不知愧冒進封章之奏顯  
竢寵錫之加未蒙允俞祗增兢惕伏望  
陛下擴兼容之量推一視之仁遂使夷裔之  
民得爲冠帶之俗臣謹當服之無斃願賡安

吉之歌奉以周旋恭上康寧之祝九月禡如  
慣習都監遣門下評理金湊同知密直司事  
李崇仁如京師賀正密直副使張方平獻  
歲貢雄馬十五匹雌馬三十五匹十月壬辰  
雷禡出遊親自吹角禡畋于西海道至魁淵  
謂知門下安沼曰爾謹侍從予乃嘉之從今  
爾無我詐我無爾虞雖有讒言予不信聽沼  
拜謝酌觥進之初沼被讒出使和寧故有是  
言凡十六日而還十一月禡如慣習都監丁



從先臣恭愍王顯於洪武二年間准中書省  
咨該欽奉

聖旨頒降冕服及遠遊冠絳紗袍并陪臣祭  
祀冠服比中朝臣下九等逆降二等竊惟小  
邦爰自先父欽承命服益仰華風顧舊制猶  
未悉更於愚心寧不知愧冒進封章之奏顯  
竢寵錫之加未蒙允俞祗增兢惕伏望  
陛下擴兼容之量推一視之仁遂使夷裔之  
民得爲冠帶之俗臣謹當服之無斃願賡安

吉之歌奉以周旋恭上康寧之祝九月禡如  
慣習都監遣門下評理金湊同知密直司事  
李崇仁如京師賀正密直副使張方平獻  
歲貢雄馬十五匹雌馬三十五匹十月壬辰  
雷禡出遊親自吹角禡畋于西海道至魁淵  
謂知門下安沼曰爾謹侍從予乃嘉之從今  
爾無我詐我無爾虞雖有讒言予不信聽沼  
拜謝酌觥進之初沼被讒出使和寧故有是  
言凡十六日而還十一月禡如慣習都監丁



高麗史卷一百三十六  
一  
卯設八關會禍率妓及宮女登憲府北山觀  
之是會巡軍與近侍爭路雜沓近侍多爲槩  
所傷安翊柳和等還自京師宣諭

聖旨曰我要和買馬五千匹你回到高麗先  
對衆宰相說都商量定了之後却對國王說  
知肯不肯時便動將文書來我這裏運將一  
萬匹段子四萬匹緜布去宰相的馬一匹價  
錢段子二匹緜布四匹官馬并百姓的馬一  
匹段子一匹緜布二匹和買徐休忘了十二

月癸未日食陰雲不見禍以盧英壽小祥齋  
如雲巖寺畜馬別監邊伐介至濟州多受人  
馬又奪人臧獲盜用尚乘田租憲府劾流遠  
方禍使妓燕雙飛佩弓吹笛衣繡龍衣並纜  
而行丁酉震雷地震木冰昏霧四塞咫尺不  
辨人遣典客令郭海龍如京師奏曰小邦  
所產馬匹不多且又矮小何敢受價今來欽  
奉聖旨容當盡力措辦伏候明降  
帝遣指揮僉事高家奴徐質來刷己亥年避



高麗史卷一百三十六  
十二  
寇東來瀋陽軍民四萬餘戶因前元瀋陽路  
達魯花赤咬住等之誣告也又索買馬三千  
匹每一匹給大絛布八匹段子二匹各官差  
家人送馬到遼陽取價回還十三年正月壬  
子朔禍如壽昌宮率百官賀

帝正仍宴高家奴徐質禍令寶源庫進綺絹  
百匹別監版畷揔郎李蔓實以庫匱不即進  
禍怒杖二百以廣興倉告匱減百官俸倭寇  
江華都統使崔瑩出屯海豐二月高家奴徐

質還遣知密直事僕長壽如 京師陳情表

曰天無不覆曲遂生成人有所窮必至呼籲  
茲陳危懇庸瀆聰聞竊念小邦遭逢盛代時  
罔愆於職貢地已入於版圖既無遐邇之殊  
均是撫綏之內洪武十八年六月間有遼東  
都指揮使司據草河千戶焦得原告移文取  
發李朶里不歹等四十七名將金原貴銀得  
顯等連家小發回去訖洪武十九年十二月  
日准左軍都督府咨據前瀋陽路達魯花赤



咬住等告已亥年間本路軍民四萬餘戶前去高麗避兵除金原貴等家小取回外有李朶里不歹等未曾復業奏奉

聖旨節該教指揮僉事高家奴徐質取去欽此切詳前元當已亥辛丑之歲賊兵入遼東瀋陽之間俘掠一空分離四散或有一二之來寓安能四萬之得多見有李朶里不歹等前來寄居除將本人等連家小三百五十八名欽依發遣外惟土人之還歸實舊業之是

復臣會驗到聖朝戶律內一款節該凡民戶逃往隣境州縣躲避差役者其在洪武七年十月以前流移他郡曾經附籍當差者勿論欽此又會到洪武十八年九月十六日欽奉詔書為臣襲爵事節該一視同仁不分化外欽此幸黃緣得霑聲教雖流徙亦在範圍况彼所陳過於其實伏望明垂日月度擴乾坤察迫切之情降寬大之澤遂令遠俗得安其生臣謹當常懷一視之仁倍祝萬年之壽時



高麗史卷三十一  
十四  
禍在東江有司請還京率百官拜表右侍中  
李成林知禍不樂入京告曰拜表之禮臣等  
攝行殿下不必躬親禍悅自東江李仁任別  
墅率妓十餘騎吹角與燕雙飛並驅入京奪  
人笠於道爲的而馳射之禍又率燕雙飛並  
轡如多也帖目以爲常時燕雙飛衣冠與禍  
無異路人望之未辨郭海龍還自京師禮  
部咨曰奉

聖旨朕嘗與諸蕃國王懋以誠信相孚與高  
麗來使云將段布鬻馬五千今使者來乃言  
邦微產寡物不敢進財不敢受願進五千嗚  
呼高麗不能體朕之至意以朕倣前代以逼  
人若此者朕所不爲爾禮部速報國王知仍  
前以物互市凡匹馬布八匹段二匹不分官  
民亦爲交易之道禮部移咨曰欽奉  
聖旨高麗隔海限江風殊俗異以夷夏論之  
本等東夷實非中國所治天造地設三面負  
海以爲險餘者憑山以爲固從古至今人民



蕃息凡王於是方主宰生齒者必上帝有所  
命方乃安焉曩者中國歷代數會統馭然與  
彼當時之人皆有始無終得失載於方冊朕  
所見焉所以前者命絕往來使自爲聲教以  
妥三韓彼中陪臣強請約束朕姑從之云何  
量彼必有始而無終若往來之又釁隙由是  
而生其根民之禍莫甚於此去歲金通事泛  
海潛入浙民間今年任通事密通京師警者  
探聽事情噫此計此量豈是彼此相安之道

且昔所需歲貢艱不如約方如約即訴難朕  
推誠准其難悉去之微需馬種以固其誠其  
數五十比前之貢二十分之一以金銀布匹  
共論之止該百分之一耳今以一分之物至  
觀美惡以驗其誠則物見人心矣若此之爲  
必欲取信相安於彼久未見其美也莫若令  
彼自爲聲教不必往來彼中君臣同心奉天  
勤民以安黔黎於三韓豈不悅上帝之心福  
及於將來不必強往來致生釁隙爾禮部移



高麗國王必如朕命無疵矣三月前郎將  
慶弘詐稱龍潭安集事覺伏誅禍率群妓出  
遊西江又畋于西海道取進獻馬四十匹以  
行丁丑日有黑子遣典工判書李美冲押初  
運馬一千匹如遼東其老病矮少者皆退還  
四月禍聞徐質復來自西海道馳還入京從  
者皆不及又率群妓遊歸法川乙未隕霜禍  
親點妓隊其後至者六十餘人贖布百五十  
匹徐質來督進獻馬禍令都評議使司進亨

麻布一千五百匹分賜憲妃宮侍女闈人五  
月禍觀石戰戲於鳶巖翼日亦如之僎長壽  
還自京師欽奉

宣諭聖旨曰你那高麗的事也有些不停當  
不知你那里古典如何我這中國古典裏看  
起來件件都是他自取的當初我即位之後  
便差那裏土人元朝火者官人每去動問王  
只想他是你土人我這裏匙大碗小都知道  
交仔細說與你不想把一箇火者殺了後頭



王又弒了爲這上不要來往問甚三綱五常  
有無教他自理會幾年家却只管要臣屬疊  
疊的來纏去這箇意也有甚難見只想道這  
一枝軍馬別處都定體了必來征伐也你都  
差猜了我的意是實實的意我的手詔恰便  
是說誓的一般說道若非肆侮于邊陸朕安  
敢違上天之命云云你後頭只管來纏我便  
道既要聽我的約束比似俺中原地面各有  
歲貢因此教每年進一千馬金銀布匹却便

不如約了中國豈少這些但試他那心臨了  
艱艱澁澁辦了五千馬前後也該六千至誠  
處却也有了隨後便來訴難我與他一發都  
除去了只教三年進五十匹馬表誠是一百  
分中只取他一分你便至至誠誠將些好的  
來教百姓看了也道是高麗來進的馬且休  
問中騎不中騎你怎看那樣子爲那上我惱  
了教再來絕交與將文書去了你會見麼高  
麗自古出名馬近聞來進的馬都恰好只作



顏帖木兒王有時進了些好馬來與我那馬  
却是好我今番爲征進用着些馬想那裏也  
缺少些段匹爲這般教和買些馬去你便教  
各官家人送馬到遼陽要將段子絲布做些  
襖子衣服穿却不至誠你便使將兩箇小廝  
來說不敢受價便是不誠處這般是我欺你  
問再乾要馬這箇意思如何先番幾箇通事  
小廝每來那裏說的明白你却是在家子係  
不比別箇來的宰相每你的言語我知道我

的言語你知道以此說與你你把我這意思  
對管事宰相每說大槩則要至誠倒不要許  
多小計量你那裏合做的勾當打緊是倭子  
倒不要別疑慮只兀那鴨綠江一帶沿海密  
匝匝的多築些城子調些軍馬守住了一壁  
廂多造些軍船隄備着百姓些福至至誠誠  
的做着行呵雖百萬兵也難近你大抵人呵  
容易欺神天難欺有你說與那宰相每他每  
喫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享榮華富貴



交他也思量與百姓造福保守那三韓一方之地誰似恁快和休只管小計量明日神怒人怨呵不好也我這中國的事只做買賣來的人也儘可以知得何必則管差使臣來今日也弔筆頭明日也弔筆頭一箇來說一團聲有甚好處你只依著三年一遍家差人進貢我若怪你三年一遍來便是朝廷的不是我如何肯怪你你是故家我所以仔細和你說你記著者當初雲南王他若依本分守著

他那一陀地面我也不征他他却守分我這裏的逃軍他招誘將去了罪人他藏匿了只管生邊釁因此我教征伐他都平定了大抵不生事呵有甚話說耽羅我也本待買些馬用來再尋思不中不必買了爲甚麼假如我這裏海船到那裏有些高高低低生起事來又不得不理論例也不必買了耽羅原屬原朝來的馬教我區處我却不肯我若要取勘呵頭裏便使人去了我若取勘了又少不



的教人去管既人去管便有高高低低又生  
出事來我決然不肯那耽羅近恁地面則合  
恁管我不肯取勘他恁回去說與他管事的  
宰相每大剛只要至誠保守你那一方休來  
侮我我明日差人往遼陽爲馬價的事去也  
我的言語你記著說到者又  
宣諭聖旨曰我前日和你說的話你記得麼  
長壽奏大剛的 聖意臣不敢忘了只怕仔  
細的話記不全這箇都是教道將去的

聖旨臣一發領一道錄 旨去

聖旨我的言語這里冊兒上都寫著有大抵  
我的話緊則要他至誠那里豈無賢人君子  
必知這意也你對那宰相每說他只是占田  
土占奴婢享富貴快活也合尋思教百姓安  
寧至至誠誠的做些好勾當密匝匝的似兀  
那羅州一帶築起城子多造些軍船教倭子  
害不得便好你却沿海三五十里家無人烟  
耕種又說倭子在恁那一箇甚麼海島子裏



經年家住也不回去恁却近不得他這的有甚難處著軍船圍了困也困殺那廝這等都  
是合做的事你說與他你是舊是宰相家子孫必是聰明這等話與我說道者昨日爲馬  
價的事差人遼陽去了教看來的馬直兩箇  
段子八箇繇本的或不直這箇價錢的一個  
个分揀著務要與各官送馬來的家人回去  
耽羅我也想教些船去不要一時拋在那里  
只離那里二十或三十里往來周回搶著逐

一箇拋者買了便回來我又尋思不便當恐  
又生出事來不免又動刀兵以此不買去了  
原朝放來的馬只恁管我不差人我要差人  
時一頭得了大都便差人管去了大槩人不  
才的多若差一箇不才的人到那里那廝倚  
著朝廷的勢力倚恃著朝廷的兵威無所不  
爲起來便是激的不好了我決然不差人却  
也地面近恁那里和羅州廝對著從來恁管  
只合恁管我常相漢光武時四夷請官光武



不許蓋是光武從小多在軍旅中知道許多弊病所以不許他這是光武識見高處後來

的君王多差了便如高麗也都分爲郡縣設置官守後頭也是那不才之人恃倚朝廷威勢做的不好都激變了却因朝廷事多就不暇整理他了則今番兀都那雲南我本不征伐他他却如常生邊釁以此無乃何去征他調了二十二萬軍馬和餘丁二十七萬平定之後帶戰亡逃病折了我五萬兵一萬里遠

接連著吐番一帶用熱多軍馬去守又無益於中國征伐之事蓋出於不得已你回去疊疊的說與他交至誠保守那一方之地休要侮我這中國有甚話說若不至誠不愛百姓生邊釁這等所爲呵我却難饒你我若征你不胡亂去一程程築起城子來慢慢的做也你是故家戎所以對你仔細說休忘了與他每說道這意思者長壽叩頭

聖旨如何你有甚說話麼長壽奏臣別無甚



奏的勾當但本國爲衣冠事兩次上表未蒙  
允許王與陪臣好生兢惶想著臣事 上位  
二十年了國王朝服祭服陪臣祭服都分著  
等第賜將去了只有便服不會改舊樣子有  
官的雖戴笠兒百姓都戴著了原朝時一般  
有纓兒的帽子這些个心下不安穩

聖旨這个却也無傷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不  
害其爲賢君我這里當初也只要依原朝樣  
帶帽子來後頭尋思了我既趕出他去了中

國却踏襲他這些个樣子以後秀才每文書  
裏不好看以此改了如今却也少不得帽子  
遮日頭遮風雨便當伯顏帖木兒王有時我  
曾與將朝服祭服去如今恁那里既要這般  
劈流撲刺做起來自顧戴有官的紗帽百姓  
頭巾戴起來便是何必只管我根前說長壽  
奏臣來時王使一个姓柳的陪臣直趕到鴨  
綠江對臣說如今請衣冠的陪臣回來了又  
未明降好生兢惶你到朝廷苦苦的奏若



聖旨裏可憐見呵你從京城便戴著紗帽穿著團領回來俺也一時都戴臣合無從京城戴去

聖旨你到遼陽從那里便戴將去長壽服帝所賜紗帽團領而來國人始知冠服之制以旱禁酒遼東漕船漂泊西海諸島時有人自宣義門馳入而呼曰唐船軍人盡下岸將襲京城已至門矣都城大駭執其人訊之乃訛言也遣判司僕寺事任壽判典客寺事柳

克恕典工判書金承貴押二三四運馬三千匹相繼如遼東六月依大明之制定百官冠服百官服之以見徐質質歎曰不圖高麗復襲中國冠帶天子聞之豈不嘉賞禍與官者及幸臣獨不服李沃以左常侍胡服呼鷹從禍馳射李元吉自定遼衛逃來曰定遼衛點兵將向我國禍聞之載兵甲如壺串禍在壺串都堂遣知中事權執經請還面送徐質禍怒囚兩侍中及內宰樞家奴各三十人遣



判司宰寺事朴之介押五運馬一千匹并退  
還改換馬如遼東都司延安侯定元侯武定  
侯同押馬官點選分爲三等上等給價段二  
匹布八匹中等段一匹布六匹下等段一匹  
布四匹徐質將還禍在東江質謂館伴宰樞  
曰我欲親見國王辭歸兩府再請禍不來及  
質詣闕乃稱王病莫能興慰遣之乙巳太白  
晝見閏月遣門下贊成事張子溫如京師  
謝許改冠服表曰聖謨孔彰兢惶駢集睿恩

覃被佩服深深伏念臣稟性愚蒙托身邊徼  
幸遭逢於昭代既荷生成實欽仰於華風再  
勤陳請庶幾變魯而用從周何圖訓誨之加  
俾新威儀之制人民相慶草木增輝茲蓋  
陛下運啓同文仁敦柔遠推赤心置人腹以  
四海爲一家今小邦而有章進微臣以遷善  
臣謹當與父老而蹈舞永祝皇齡傳子孫而  
率由罔愆侯度子溫至京以進馬駕下囚  
子溫錦衣衛遣門下評理僕長壽如京師



賀 聖節密直副使尹就賀 千秋七月召  
還淑妃于全州禍在壺串觀雜戲賜雜戲人  
五綜布五百匹禍率淑妃還京尋復往壺串  
八月禍令各司及成衆官宿衛壺串李仁任  
以老病辭以李成林爲左侍中潘益淳右侍  
中崔天儉川陽府院君潘福海門下贊成事  
申雅王興同知密直司事吳忠佐密直副使  
盧龜山右副代言天儉恃勢多奪人田人莫  
敢言龜山年未二十國人皆以爲不稱於是

宦豎商賈漁獵之徒無不官矣禍自壺串如  
毅妃淑妃宮遂還壺串呼鷹牽狗吹笛吹角  
長歌緩舞前後導從絡繹于道都堂謁定妃  
妃垂簾引見語以玄陵盛事與禍之失道仍  
賜酒禍以中秋徵六道倡優陳百戲于東江  
竭帑藏以供費宰執臺諫不能匡救至有作  
奇技以逢迎者禍許義成德泉兩庫胥吏著  
高頂笠年老者除六品以宦官曹恂之請也  
禍裸水中馬交群妓天大雷電以兩禍自壺



高麗史卷三十一  
二十一  
申還如定妃殿禍爲淑妃以黃金鑄佛九月  
改封憲妃爲德妃前判事金希仁因內人納  
女于禍江陵道元帥李乙珍欲奸揚口縣人  
楊富室女領卒十餘人圍其家不獲遂強奸  
富妻時富死未百日憲府劾之廢爲庶人杖  
一百流懷德縣乙珍在江陵輒取人女爲妾  
其麾下效之持兵搜索閭里強奸人女者頗  
多禍自壺串如金希仁家遼東來市屯田牛  
五千七百頭禍以玄陵忌日謁陵不與祭以

宦者壽寧府尹曹恂爲巡軍鎮撫上護軍金  
琬爲千戶遣知門下府事張方平如京師  
賀納哈出降附表曰天命用集帝圖方隆師  
律以臧戎醜自屈捷奏星轉頌聲海騰欽惟  
陛下挺聖武之資撫亨嘉之運昧爽丕顯端  
拱九重之中志氣如神決勝萬里之外熊羆  
之旅纔出犬羊之群悉平大哉功業之光赫  
然古今之冠伏念臣叨守藩職欣聞凱歌干  
舞兩階莫贊苗征之舉德洽四國載賡虎拜



之詩禍還自壺串巡行閭里吹螺前導群妓  
隨之夜宿毅妃殿遣宦者李匡諭都堂曰自  
今服大明衣冠宜誠心事之左右侍中皆  
稱賀禍尋以胡服馳騁於路前判事朴英茂  
濫乘傳騎又影占良民十一戶事覺都巡問  
使王承寶鞫之英茂死獄中十月庚戌雷旌  
其閭辛亥雷電禍巡行街路遂如壽昌宮與  
林檎等爲鞦韆戲又閱妓樂于花園以樂不  
中意令徵爲首者布二百五十匹遣門下評

理李玖知密直李種德如京師賀正禍與  
淑妃毅妃宴于花園禍在花園始服冠帶俄  
而去之是日不出遊都人咸喜翼日復出馳  
騁禍命巡軍禁偽傳內旨時嬖寵權勢之家  
使奴隸収田租亦奉旨以行真偽混淆莫之  
能辨有詐傳王旨者金奉偽作王牌者金仲  
奇等八人並斬之公州牧使高權犯贓事覺  
逃來邀禍於家納女倭寇林韓西三州及鴻  
山縣都巡問使王承寶與戰敗績禍率倡妓



宴于定妃殿宴未終遂如高權家又率妓十餘人巡行街路如高權及金希仁家遂如定妃殿又率妓出遊街路與林檎或先或後爭射雞犬十一月以密直副使金賞爲全羅道助戰元帥禡率崔瑩王福海等獵于海豐全州元帥權和斬倭二人禡賜酒及帛絹禡如高權家遂如定妃殿暮又如定妃殿禡數至妃殿頗有醜聲禡如崔瑩第賜酒仍求利劍又率群妓如細柳枝家禡如金鼻回回家索

其女不得賜回回子鞍馬仍令編髮侍從後又取其女著男服隨之禡欲以安淑老女爲妃命有司備嘉禮用幣布七千五百匹白金一千五百兩他物稱是時淑老女在定妃殿外人謂禡先淫後行嘉禮以遼東細作橫行賜西比面都巡問使鄭熙啓都安撫使崔元泚及泥城江界義州萬戶段子八一匹命収私田半租以備軍餉又令諸道按廉使考將帥能否守令殿最月季報都堂禡率密直林



檄代言盧龜山等嬖倖數十騎遊行閭里四  
至定妃殿前判事孫慶生盜用其鄉密城貢  
布二百五十匹事覺憲府論劾籍沒家產慶  
生逃乃囚其妻鞠之張方平等行至甜水站  
都司使千戶王成欽錄

聖旨以示之曰今後高麗國使臣來者於一  
百里外止回不許入境亦不許送赴京師  
不揀指以諸等時節行禮等項不必教來其  
國執政之臣輕薄譎詐之徒難以信憑自許

往來至今凡百期約非過則不及未嘗誠意  
相孚可以絕交不可與之往來若欲求進示  
勅使錄而還方平等遂還李成林謂李汝曰  
公以大臣奉使怯懦不入定遼無狀碌碌之  
人徒費國廩耳汝熟視不對禍在定妃殿夜  
半聞有呼譟聲禍驚動以爲亂作命左右被  
甲宿衛禍以子昌不學鞭之取版圖司黃金  
一錠賜之都評議使司亦進白金一錠于昌  
耆老會議築漢陽山城修戰艦遣門下評理



商議禹仁烈判密直洪徵于漢陽府審視重  
興山城形勢星山君李原珣卒禍今內乘飼  
馬三百匹於忠州界內豎因緣侵暴州郡苦  
之十二月宣城君南佐時卒遣永原君鄭夢  
周如 京師請通朝聘禍以善妃生日命內  
官曹恂宴其第賜馬二匹苧布四匹段子一  
匹倭寇井邑縣禍以王興生日詣其第賜馬  
一匹以淑妃疾宥二罪以下命僧禱殿內立  
淑妃府曰懿惠命依崇敬府例禍如判事崔

時霍家淫其女禍諭都堂凡奪占諸倉庫宮  
司田民者具名以聞都堂自嫌遂閣不行禍  
聞申雅奪人臧獲土田大怒命囚其子孝溫  
壻前三司左尹朴保寧孝溫逃命巡軍圍雅  
家大索獲之下獄皆杖流角山俞仁吉李仁  
寬等冒稱內乘乘駟傳食州郡斬之徇諸道  
祭祀自死



列傳卷第四十九

列傳卷第五十 高麗史一百三十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崔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無成均大司成臣鄭離並奉 教修

辛禡五 昌

辰戊

十四年正月鄭夢周至遼東不得入而還停  
頒宰相祿下三司左使廉興邦領三司事林  
堅味贊成事都言敷右侍中李成林贊成事  
潘福海大司憲廉廷秀知密直金永珍密直  
副使林檄等于獄并其族黨誅之語在堅味



傳禍以宦者金亮金完爲京畿左右道察訪兼諸倉庫田民使賜劔遣之禍賜都統使崔瑩倭劔二十把庚寅禍四至定妃殿暮還花園以崔瑩爲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門下侍中李穡判三司事禹玄寶尹珍安宗源門下贊成事文達漢宋光羨安沼門下評理成石璘政堂文學王興知門下事印原寶判密直司事遣密直司使趙琳如京師請通朝覲表曰聰明作后訓戒孔昭視

聽自民幽微必達茲當冒昧敢以控陳臣性資愚蒙學術鹵莽不幸幼年之孤苦惟賴洪造之生成先父荷易名之恩小臣霑襲爵之寵同仁一視煥頒綸綍之言用夏變夷許新冠服之制揆分踰望圖報矢心庶以歲事之往來少伸臣衷之萬一忽承勅諭之降有嚴譴責之加實咫尺之不違而手足之罔措爰馳賤介冀達卑忱又蒙阻回倍增恐懼臣禍忖度蓋因年幼署事之初任用陪臣林堅味



李成林廉興邦潘福海都吉敷李存性等委  
以國政欲圖治效不期蒙蔽用事恣行不法  
以致於斯已將上項人等明正典刑既已除  
其姦慝采自切於籲呼伏望陛下推父母保  
子之心體乾坤生物之德特賜俞允俾通朝  
宗臣謹當守候度而益虔祝皇齡於有永琳  
至遼東不得入而還禍閱妓樂于壽昌宮日  
以爲常始頒百官祿禍出花園張妓樂宦者  
李匡諫止之令宗室耆老臺諫六曹舉文武

賢良禍畋于南郊安置廣平府院君李仁任  
于京山府竄前門下評理李仁敏于雞林府  
以不能禦倭囚江華萬戶金辛寶于巡軍辛  
寶逃斬巡軍令史二月禍閱林堅味廉興邦  
等樂器于花園鍾鼓絲竹之聲晝夜不輟封  
安淑老女爲賢妃妓小梅香和順翁主燕雙  
飛明順翁主禍如東江乘奉天舩縱奏音樂  
留宿賜燕雙飛馬二匹又賜妓十五各一匹  
從燕雙飛請也禍如壺串竟日泛舟爲樂夜



乘醉拔劍欲刺左右左右皆散篙工二人獨  
在船禍欲刺之劍墜地不及害翼日還吹螺  
道前妓二十餘人隨之禍以金永珍家及金  
銀器賜小梅香以林廉等家財賜嬖幸無算  
庚申燃燈禍如奉恩寺僕長壽還自京師  
口宣聖旨曰高麗願聽朕約束朕今歲貢馬  
所進馬不中用而又訐難我今勿進只令三  
年進種馬五十匹所進馬又不中用後買五  
千匹又皆弱小以我一匹價可買彼兩三馬

今又以改衣冠謝恩進馬粗蹄腫腿既是來  
獻何至於此是必使臣行至西京賣換而來  
耳已囚張子溫于錦衣衛使經年罪之爾歸  
以告執政大臣朕既許通商矣彼反不肯明  
白通牒使來貿易乃陰令人來大倉窺覘我  
興師造艦與否重賞我人之去洩消息者是  
街中小兒之見也自今慎勿如此又毋得遣  
使來鐵嶺迤比元厲元朝並令歸之遼東其  
餘開元瀋陽信州等處軍民聽從復業



帝以徐質歸言禍有疾賜藥材禍命修五道  
城遣諸元帥于西北鄙以備不虞禍如東江  
秦州郡事李真盜官錢事覺鞫之禍自東江  
還馬驚射殺之禍與崔瑩密議攻遼發京城  
坊里軍修漢陽重興城禍取潘福海駿馬騎  
之曰無乃善驚乎版圖判書宋贊進曰福海  
所難馭也禍怒曰汝以予取賊馬耶遂殺贊  
禍遣政堂文學郭樞如京師謝賜藥材表  
曰大德天施生成庶類睿恩波及浹洽微軀

銘佩實深粉糜難報伏念臣素因氣稟之弱  
劣動有疾病之侵尋惟良藥不產於小邦致  
陪臣爲求於上國何圖瑣末獲達高明出醫  
局之珍藏附賤介以寵錫茲蓋陛下法易育  
物體書好生推惠澤以曲加俾纏絲而有喜  
臣謹當益盡心於蕃翰恒祝釐於壽康  
大  
明欲建鐵嶺衛禍遣密直提學朴宜中表請  
曰昊天廣大覆育無遺帝王作興疆理必正  
茲殫卑懇仰瀆聰聞粵惟弊邦僻在遐壤編



小實同於墨誌峭嶢何異於石田况從東隅  
以至北鄙介居山海形勢甚偏傳自祖宗區  
域有定切照鐵嶺迤北歷文高和定咸等諸  
州以至公嶮鎮自來係是本國之地至遼乾  
統七年有東女真等作亂奪據咸州迤北之  
地睿王告遼請討遣兵克復就築咸州及公  
嶮鎮等城及至元初戊午年間蒙古散吉大  
王普只官人等領兵收附女真之時有本國  
定州叛民卓青龍津縣人趙暉以和州迤北

之地迎降聞知金朝遼東咸州路附近瀋州  
有雙城縣因本國咸州近處和州有舊築小  
城二坐曠曩奏請遂將和州冒稱雙城以趙  
暉爲雙城揔管卓青爲千戶管轄人民至至  
正十六年閒申達元朝將上項揔管千戶等  
職革罷以和州迤北還屬本國至今除授州  
縣官負管轄人民由叛賊而侵削控大邦以  
復歸今欽見奉鐵嶺迤北迤東迤西元屬開  
元所管軍民仍屬遼東欽此鐵嶺之山距王



京僅三百里公峻之鎮限邊界非一二年其在先臣幸逢昭代職罔愆於侯度地既入於版圖還及微軀優蒙睿澤特下十行之詔俾同一視之仁伏望

陛下度擴包容德敦撫綏遂使數州之地仍爲下國之疆臣謹當益感再造之恩恒祝萬年之壽三月乙亥朔禡在壺串乘麒麟奉天等舩恣爲雜戲按劍辟左右獨坐舟中通宵不寐曰父王夜寢爲人所弒吾甚戒之禍納

崔瑩女爲妃以尚衣進衣遲緩斬別監厚德府少尹元允海判事康義禡如崔瑩第遂與瑩宴于崔氏宮斬延安府使柳克恕宦者金寶克恕林堅味之門客且聽李存性言潛逸寶囚也封崔氏爲寧妃立府曰寧惠又封申雅女爲正妃王興女爲善妃自李謹妃而下崔寧妃盧毅妃崔淑妃姜安妃申正妃趙德妃王善妃安賢妃及小梅香燕雙飛七點仙等三翁主諸殿供上之物甚夥常滿庫之布



一月用三千九百匹諸倉庫俱竭乃豫收三年貢物猶不足又加徵歛殺公山府院君李子松以子松嘗止崔瑩攻遼也西北面都安撫使崔元祉報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以兵千餘來至江界將立鐵嶺衛

帝豫設本衛鎮撫等官皆至遼東自遼東至鐵嶺置七十站站置百戶禍自東江還馬上泣曰群臣不聽吾攻遼之計使至於此遂徵八道精兵下令曰明日欲西幸臣僚宜皆著

大元冠服我

太祖及諸宰樞言

大明使將至今西幸則

民心動搖請待

大明使還禍從之國人皆

喜時城中人編髮胡服者已多憲府以

大

明使將至禁之禍如定妃殿

大明後軍都

督府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鐵嶺衛禍

稱疾命百官郊迎判三司事李穡領百官詣

王得明乞歸敷奏得明曰在

天子處分非我得專禍將出敗點群妓有一



妓不及怒殺之再如定妃殿遊行閭里夜至  
花園使唱胡歌宴樂王得明還庚子宥境內  
遂如西海道寧妃及崔瑩從之命門下贊成  
事禹玄寶留守京城發五部丁夫爲兵名爲  
西獵海州白沙亭實欲攻遼也禍徙世子昌  
及定妃謹妃以下諸妃于漢陽山城是時全  
羅慶尚二道爲倭寇巢穴東西北面方憂割  
地京畿交州楊廣三道困於修城西海平壤  
二道迎候西獵加以徵兵八道騷然民失農

業中外之怨甚於仁任林廉時矣四月乙巳  
朔禍至鳳州初禍獨與瑩決策攻遼未敢顯  
言是日召瑩及我

太祖曰寡人欲攻遼陽卿等宜盡力

太祖曰今者出師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  
可夏月發兵二不可舉國遠征倭乘其虛三  
不可時方暑雨弓弩膠解大軍疾疫四不可  
禍頗然之

太祖退謂瑩曰明日宜以此言復啓瑩曰諾



夜瑩復入啓願毋納他言明日禍召

太祖曰業已興師不可中止

太祖復啓曰殿下必欲成大計宜駐駕西京待秋出師禾穀被野大軍食足可鼓行而進矣今出師非時雖拔遼東一城雨水方降軍不得前却師老糧匱祇速禍耳禍曰卿不見李子松耶

太祖對曰子松雖死美名垂於後世臣等雖生已失計矣何用哉禍不聽

太祖退而滄泣麾下士曰公何慟之甚也

太祖曰生民之禍自此始矣丁未禍次平壤督徵諸道兵作浮橋于鴨綠江使大護軍裴矩督之船運林廉等家財于西京欲充軍賞又發中外僧徒爲兵抄京畿兵屯東西江以備倭加崔瑩八道都統使以昌城府院君曹敏修爲左軍都統使以西京都元帥沈德符副元帥李茂揚廣道都元帥王安德副元帥李承源慶尚道上元帥朴歲全羅道副元帥



崔雲海雞林元帥慶儀安東元帥崔鄆助戰  
元帥崔公括八道都統使助戰元帥趙希古  
安慶王賓屬焉以我

太祖爲右軍都統使以安州道都元帥鄭地  
上元帥池湧奇副元帥皇甫琳東北面副元  
帥李彬江原道副元帥具成老助戰元帥尹  
虎裴克廉朴永忠李和李豆蘭金賞尹師德  
慶補八道都統使助戰元帥李元桂李乙珍  
金天莊屬焉左右軍共三萬八八百三十

人僉一萬一千六百三十四人馬二萬一千  
六百八十二匹遣右代言李種學行助兵六  
丁神醮禮命奉天船都元帥同知密直李光  
甫還屯開京西江以備倭禍如大同江陳百  
戲奏胡樂竟日有巡軍萬戶府知印矯禍命  
放卒十人斬以徇辛酉左右軍都統使將出  
師禍醉日晏不興不得拜辭禍酒醒泛舟石  
浦至夕乃還飲諸元帥酒賜衣鎧弓劍馬有  
差奏胡樂達曉壬戌左右軍發平壤衆號十



萬禍如大同江張胡樂于浮碧樓自吹胡笛  
有圍人裸而洗馬于江禍見之以爲慢我命  
斬之自是常至大同江樂而忘返乙丑停洪  
武年號今國人復胡服倭入椒島時京城丁  
壯皆從軍唯餘老弱每夜烽火屢舉京城單  
虛人情危懼莫保朝夕禍將出畋進一馬而  
斬之曰此馬數驚我也又道見亡卒二人即  
命斬之禍淫樂殺戮日甚戊辰太白晝見辛  
未遣文達漢金宗衍鄭承可宦者曹恂金完

賜左右都統使及諸將金銀酒器至都鎮撫  
皆賜衣禍如大同江泛舟使奏胡樂禍自吹  
胡笛且爲胡舞五月甲戌朔日食禍縱樂于  
大同江至夜乃還禍每出遊輒奏胡樂今倡  
優呈百戲崔瑩日領軍士出入吹笛君臣荒  
淫百姓怨咨全羅道按廉使柳亮報倭船八  
十餘艘來泊鎮浦寇旁近州郡禍遣上護軍  
陳汝宜于全羅揚廣道凡托疾不赴北征而  
令子弟奴隸代行者悉發禦倭其隱避者斷



以軍法籍沒其產禍以宦者金剛少忤意斬之與寧妃如浮碧樓或射或擊毬欲殺圜人崔瑩請勿殺禍曰翁嗜殺人何禁我耶瑩曰臣之殺人不得已也禍目左右遂斬之以倭寇寢盛遣元帥金立堅于漢陽以衛世子及諸妃庚辰左右軍渡鴨綠江屯威化島亡卒絡繹於道禍今所在斬之不能止禍如風月樓殺宦者大護軍金吉祥護軍金吉逢人莫知其故甲申泥城元帥洪仁桂江界元帥李

疑先入遼東境殺掠而還禍喜賜金頂兒文綺絹禍夜殺宦者一人丙戌左右都統使上言臣等乘桴過鴨江前有大川因雨水漲第一灘漂溺者數百第二灘益深留屯洲中徒費糧餉自此至遼東城其閒多有巨川似難利涉近日條錄不便事狀付都評議使司知印朴淳以聞未蒙俞允誠惶誠懼然當大事有可言者而不言是不忠也安敢避鈇鉞而嘿嘿乎以小事大保國之道我國家統三以



來事大以勤玄陵於洪武二年服事 大明  
其表云子孫萬世永爲臣妾其誠至矣殿下  
繼志歲貢之物一依

詔旨於是特降

誥命賜玄陵之謚冊殿下之爵此宗社之福  
而殿下之盛德也今聞劉指揮領軍立衛之  
言使密直提學朴宜中奉表啓稟策甚善也  
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况  
今暑雨弓解甲重士馬俱憊驅而赴之堅城

之下戰不可必勝攻不可必取當此之時糧  
餉不給進退維谷將何以處之伏惟殿下特  
命班師以答三韓之望禍與瑩不聽禍如大  
同江賜宦寺細布有差以宦者金完爲過涉  
察理使費金帛馬匹分賜左右都統使及諸  
元帥督令進兵軍中留完不遣楊廣道按廉  
田理馳報倭寇四十餘郡留兵單弱如蹈無  
人之境乃遣元帥都興金湊趙浚郭璇金宗  
衍等禦之今諸妃在漢陽者皆還開城乙未



高麗史卷三十一  
二十四  
隅云成州溫泉作胡樂徹夜左右都統使遣  
人告崔瑩曰軍多餓死水深難以行軍請速  
許班師瑩不以爲意是日軍中訛言

太祖率麾下親兵向東北面已上馬矣軍中  
洶洶曹敏修同知所措單騎馳詣

太祖涕泣曰公去吾儕安往

太祖曰予何去矣公勿如是遂諭諸將曰若  
犯上國之境獲罪

天子宗社生民之禍立至矣予以逆順上書

請還師王不省瑩又老毫不聽盍與卿等見  
主親陳禍福除君側之惡以安生靈乎諸將  
皆曰吾東方社稷安危在

公一身敢不惟命於是回軍渡鴨綠江

太祖乘白馬御彤弓白羽箭立於岸遲軍畢  
渡軍中望見相謂曰古今來世安有如此人  
乎時霖潦數日水不漲師既渡大水驟至全  
島塾没人皆神之時童謠有木子得國之語  
軍民無老少歌之丁酉漕轉使崔有慶以回



軍奔告于禍是夜我

恭靖王與兄芳雨及李豆蘭子和尚上護軍  
柳龍生崔高時帖木兒自成州禍所奔于軍  
前道遇支應守令盡奪其馬以行禍日午猶  
未知成成禍聞大軍已至安州馳還夜至慈  
州泥城下今日赴征諸將擅自回軍惟爾大  
小軍民盡心以禦必大加賞賚回軍諸將請  
急追之

太祖曰速行必戰多殺人矣每戒軍士汝輩

若犯乘輿予不爾赦奪民一瓜亦當抵罪汝  
途射獵故綏師行已亥禍至平壤收貨寶渡  
大同江夜至中和郡辛丑禍於道上聞諸軍  
已近從閒道疾馳至歧灘詰朝還京入花園  
從者纔五十餘騎自西京至京城從禍臣僚  
及人民以酒漿迎謁大軍者絡繹不絕瑩欲  
拒戰命百官以兵仗侍衛六月癸卯朔諸軍  
來屯近郊爲書授金完以啓曰我玄陵至誠  
事大



天子未嘗有加兵於我之志今瑩爲冢宰不  
念祖宗以來事大之意先舉大兵將犯上國  
盛夏動衆三韓失農倭奴乘虛深入爲寇殺  
我人民燔我府庫加以遷都漢陽中外騷然  
今不去瑩必覆宗社甲辰禍遣前密直副使  
陳平仲以書諭諸將曰受命出疆旣違節制  
稱兵向闕又犯綱常致此釁端良由眇末然  
君臣之大義實古今之通規卿好讀書豈不  
知此况復疆域受於祖宗豈可易以與人不

如興兵拒之故我謀之於衆衆皆曰可今胡  
敢違雖指崔瑩爲辭瑩之捍衛我躬卿等所  
知勤勞我家亦卿等所知教書到日毋執迷  
母吝改共保富貴以圖始終予實望之不審  
卿等以爲如何又遣使長壽往軍前賜諸將  
酒欲知其意諸將進屯都門外東北面人民  
及女真之素不從軍者聞

太祖回軍爭奮相聚晝夜星奔而至者千餘  
人禍乃發府庫金帛募兵得數十餘人皆倉



庫奴隸市井之徒徵兵諸道入援聚車塞巷  
口分軍守四大門削敏修等官爵以崔瑩爲  
門下左侍中禹玄寶右侍中宋光美贊成事  
安沼評理禹洪壽司憲府大司憲鄭承可鷹  
揚軍上護軍趙珪密直副使金若采知申事  
勝于大市曰執敏修等諸將者勿論官私奴  
隸大加爵賞已已我

太祖屯崇仁門外山臺巖遣知門下事柳曼  
殊入自崇仁門左軍入自宣義門瑩逆戰皆

却之曼殊初行

太祖謂左右曰曼殊目大無光膽小人也往  
必北走果然時

太祖解鞍放馬及曼殊奔還左右以白

太祖不應堅卧帳中左右再三白之然後徐  
起進膳命鞍馬整兵將發有矮松在百步許  
太祖欲卜勝兆以一衆心遂射松株一矢立  
斷乃曰再甚麼諸軍士皆賀鎮撫李彥出跪  
曰陪我



令公往何處不可行乎

太祖由崇仁門入與左軍犄角而進守城之軍莫有拒者都人男女爭持酒漿迎勞軍士曳車開路老弱登城望之歡呼踴躍敏修建黑大旗至永義署橋爲瑩軍所奔俄而

太祖建黃龍大旗由善竹橋登男山塵埃漲天鼓鼙震地瑩麾下安沼率精兵先據男山望旗奔潰瑩知勢窮奔還花園

太祖遂登巖房寺北嶺使吹大螺一通於是

諸軍圍花園數百重大呼請出瑩每征討諸將不用螺獨

太祖於馬前吹螺故都人間螺聲皆喜

太祖之軍已至矣禍與寧妃及瑩在八角殿瑩不肯出吹螺赤宋安登墻吹螺一通諸軍一時毀垣闌入于庭郭忠輔等三四人直入殿中索瑩禍執瑩手泣別瑩再拜隨忠輔而出

太祖謂瑩曰若此事變非吾本心然非惟逆



大義國家未寧人民勞困冤怨至天故不得已焉好去好去相對而泣遂流瑩于高峯縣李仁任嘗言曰李判三司須爲國主瑩聞之甚怒而不敢言至是嘆曰仁任之言誠是矣光美沼珪承可等逃匿兩都統及三十六元帥詣闕拜謝還軍門外先是童謠曰西京城外火色安州城外烟光往來其間

李元帥願言救濟黔蒼丙午復行洪武年號襲大明衣冠禁胡服罷禹玄寶以曹敏修

爲左侍中我

太祖右侍中趙浚發書密直司事兼大司憲諸將皆復職時大明聞禍舉兵將征之帝欲親卜于宗廟方致齋及聞還軍即罷齋諸將入城會議興國寺罷諸道築城及徵兵執安沼鄭承可囚巡軍並流之司憲府論官者曹恂曹福善尹祥前知申事金若采之罪皆流遠州是夜禍與官豎八十餘人擐甲馳至我



太祖及曹敏修邊安烈之第以皆屯軍門外不在家故不得害而還己酉諸將會議崇仁門使李和趙仁璧沈德符王安德詣闕請悉出宮中兵仗鞍馬庚戌諸將請出寧妃禍曰若出此妃我當偕出於是諸元帥領兵守闕請禍如江華禍不得已乃出執鞭據鞍曰今日已暮矣左右俯伏泣下無應之者遂與寧妃及燕雙飛出會賓門向江華百官奉傳國寶置定妃殿

太祖欲擇立王氏後曹敏修念李仁任薦拔之恩欲立昌恐諸將違己以李穡爲時名儒欲籍其言密問之穡曰當立前王之子辛亥敏修以定妃教立昌年九歲教曰恭惟我太祖肇一三韓列聖相承罔不事大以禮撫下以仁以保宗社人民四百餘年于茲矣我先恭愍王寅恭小心畏天敬祖任賢聽言以明政教其功光祖考澤在生民至矣及遇皇明灼知天命率先諸國奉表稱臣



天子嘉之封以王爵賜以金章以爲宗社生  
民之求賴不幸先王薨逝卿父嗣位事大撫  
下罔有所愆不圖爲崔瑩所惑進鷹犬以導  
田獵教刑戮以逞威虐乃至興師動衆構釁  
中國幾爲宗社生民之禍言之可爲痛心幸  
賴祖宗陰隲之佑崔瑩黜退王亦悔過自遜  
其位以宗社之祀生民之命付之於卿厥責  
重矣咨爾世子夙興夜寐小心敬畏禮大臣  
尊師傅勤學好問從善納諫毋違耆德毋適

頑童去聲色絕遊畋毋嗜酒以亂神心毋聽  
讒以害忠良予以修己德予以立國政庶可  
以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宗社有一不謹天命人心可不  
畏歟嗚呼爲君不易懋敬之哉是日尊母謹  
妃李氏爲王大妃毅淑安正善德六妃寧善  
和惠兩翁主皆歸私第絕其供上流諸妃之  
父姜仁裕崔天儉趙英吉申雅王興吳忠佐  
等于遠地以曹敏修爲揚廣全羅慶尚西海



交州道都統使我

太祖爲東北面朔方江陵道都統使朴宜中  
還自京師禮部咨曰本部欽奉

聖旨高麗表云鐵嶺人戶事祖宗以來其文  
和高定等州本隸高麗以王所言其地合隸  
高麗以理勢言之其數州之地曩爲元統今  
合隸遼東高麗所言未可輕信必待詳察然  
後已且高麗隔大海限鴨綠始古自爲聲教  
然數被中國累朝征伐者蓋爲能生覺端昔

者逆臣弑君朕命絕交彼遣人請聽約束數  
番不兌數請不已然後索歲貢以表誠方許  
交往彼雖稱貢歲幣連歲皆不如約未幾遣  
人訴難准其訴難將前貢削去只許歲貢種  
馬五十匹決以諸色務純以此貢比前貢萬  
百分之一耳及其進也皆非奉上之物盡皆  
驚下之獸此侮之一也表稱謝恩以馬爲禮  
及其至也皆爛班雜色雖行商亦不以爲用  
者侮之二也時或遣人諂說溫台杭紹蘇之



民密覘事勢致令發露侮之三也朕嘗諭諸  
來使毋作是姦休禁民生理聽民水陸往來  
明白興販何事不成何機不得暗生姦詐誘  
引下民致彼誑賺金帛妄言事勢公然被小  
人之誣是其愚哉侮之四也洪武二十年春  
朕以匹帛置遼左與高麗易馬伐胡彼陪臣  
等皆以駑來易以價較之本國一馬之價可  
得二三今二三馬價易一不堪駑馬終不爲  
朕用侮之五也噫高麗地三面環海一面負

山周數千里其中豈無賢智哉凡所交往此  
以誠交彼以詐合將以罷交彼又卑辭若此  
之爲朕不知其何心且朕觀累朝征伐高麗  
者漢伐四次爲其數寇邊境故滅之魏伐二  
次爲其陰懷二心與吳通好故屠其所都晉  
伐一次爲其侮慢無禮故焚其宮室俘男女  
五萬口奴之隋伐二次爲其寇遼西闕蕃禮  
故討降之唐伐四次爲其弑君并兄弟爭立  
故平其地置爲九都督府遼伐四次爲其弑



君并反覆寇亂故焚其宮室斬亂臣康兆等  
數萬人金伐一次爲其殺使臣故屠其民元  
伐五次爲其納逋逃殺使者及朝廷所置官  
故興師往討其王竄耽羅捕殺之原其釁端  
皆高麗自取之也非中國帝王好吞并而欲  
土地者也今鐵嶺之地王國有辭其耽羅之  
島昔元世祖牧馬之場今元子孫來歸甚衆  
朕必不絕元嗣措諸王於島上戍兵數萬以  
衛之兩浙發糧以贍之以存元之後嗣使元

子孫復優游於海中豈不然乎賜曹敏修及  
我

太祖忠勤亮節宣威同德安社功臣號

太祖以

穆祖諱辭以張思吉爲密直副使義州地接  
遼東往來相繼而思吉以土人代父侶爲萬  
戶悉諳情勢特加褒獎以慰邊民誅死人等  
妻流外者皆許從便倭寇全州焚官廨又寇  
金提萬頃仁義等縣我



太祖以疾辭職不聽以僧混修爲國師贊英  
爲王師昌下書曰龔惟我上王請命于王太  
后諭予小子曰若稽我忠烈王忠宣王忠肅  
王三代故事傳位于汝予將就居江都以頤  
養汝其毋逸遊毋驕傲親近忠良斥去儉佞  
遵守祖宗成憲以底于治惟予小子年方幼  
冲不堪負荷辭至再三不獲俞允乃告于宗  
廟越翌日辛亥遂即王位爰當更始之初宜  
布惟新之典二罪以下咸宥除之其崔瑩專

擅國柄殺戮無辜妄興師旅獲罪上國見今  
申達朝廷瑩及囚貶一千人等未敢輕有  
於戲慎終于始敢忘警戒之心發政施仁庶  
致豐平之理七月己卯都堂以禍生日遣三  
司左使趙仁璧同知密直具成老子江華獻  
衣襪昌奉大妃李氏徙居壽寧宮即壽昌宮  
也避名改之倭陷光州命楊廣全羅慶尚道  
都體察使皇甫琳楊廣道副元帥都興全羅  
道副元帥金宗衍慶尚道副元帥具成老等



高麗史卷三十一 二二六  
救之日本國使妙葩關西省探題源了俊遣  
人來獻方物歸被虜二百五十人仍求藏經  
鴨綠江地西草賊寇義州青水口子遣門下  
贊成事禹仁烈政堂文學契長壽如 京師  
告禍遜位請昌襲封兼奏崔瑩興師攻遼之  
罪禍表曰臣在蒙幼先臣恭愍王顛薨逝惟  
賴祖母洪氏訓誨又不幸而祖母亡有兵馬  
都統使崔瑩進鷹犬導田獵罷去書筵臣由  
是無所聞知近瑩因誅權臣林堅味等遂寫

門下侍中擅執軍國之柄恣行誅殺從史興  
師將攻遼陽諸將皆以爲不可臣竊自念瑩  
之至此實由臣致慚懼殞越無所逃罪况臣  
素嬰疾病國事且繁情願閑居願養謹依臣  
高祖忠烈王詔會祖忠宣王諒祖忠肅王熹  
三代退位於子故事於洪武二十一年六月  
初八日令臣男昌權行勾當伏望  
陛下恕臣妾作諫臣愚衷俾臣男昌獲霑恩  
命襲臣名爵不勝幸甚長壽帶領崔瑩所拘



李思敬等以行流曹敏修于昌寧八月以李  
穡爲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侍中開書筵以李穡領書筵事門下  
評理鄭夢周知書筵事左代言權近左副代  
言柳琰成均大司成鄭道傳並充書筵侍讀  
又令司憲府重房史官各一人更日入侍密  
直李光甫本市井無賴人也禍樂遊東江遊  
戲忘返光甫逢迎所欲必中禍大悅朝夕不  
離側至是下獄杖死都評議使司議定田制

左司議大夫李行等上疏曰名器國家所以  
養賢而待士也設官分職自有定制銓選擢  
用已有成法故必待奇材茂績而登庸之自  
權臣擅政以來多開驟進之門窮鄉晚進當  
途少年恥不若人則藉蒼赤以賂之用田宅  
以賄之又求珍玩以充之飼犬馬以足之相  
勝以力相高以言得先指占批教未下而某  
爲某官道路喧傳名分混淆祖宗崇賢重祿  
之意安在近來添設之多車不勝載田翁樵



子亦賤之若泥沙然由是士無忘軀犯顏之  
節兵乏狗義守死之心乞殿下清淨爲心以  
公滅私當注擬遷擢之際恐或有惡德私昵  
之及與一二大臣考其功績察其德行然後  
授之則便佞阿諛之徒無所容其足矣且添  
設勢在不得已而用之除軍功外一皆禁斷  
百僚各有職事其無職事者一皆汰去義成  
德泉諸倉庫錢穀所在乞依豐儲料物例復  
設使副丞注簿至如省府察院殿下所與共

理天職者不可不慎簡也宜遵祖宗成規以  
新一代之理昌下都評議使司司憲府請禁  
奔競戊申以昌生日放囚趙英吉申雅姜仁  
裕吳忠佐及曹敏修鄭熙啓安柱許贊孫光  
裕梁顥亦皆放歸田里給穀淑德安善五妃  
米月三十石以倭寇大熾遣慈惠府尹曹彥  
密直副使崔七夕張思吉和寧尹鄭耀禦之  
倭寇巨濟鎮撫韓元哲獲一艘斬十八級評  
理尹虎奔競權門坐免改諸道按廉使爲都



觀察黜陟使楊廣道政堂文學成石璘慶尚  
道前平壤尹張夏全羅道前密直副使崔有  
慶交州江陵道前密直商議金士衡西海道  
密直提學趙云伋皆用臺諫之薦今各舉副  
使判官改量土田下書曰予以幼冲叨居臣  
民之上任大責重惟不克負荷是懼輔臣憲  
臣交章以爲近權姦用事好惡由己賞罰無  
章有功不賞有罪不罰法毀弊生民受其害  
宜分遣大臣巡行方鎮州郡以申黜陟予聞

是言良用惕然命卿等爲諸道都觀察黜陟  
使授鉞以遣嗚呼賞罰國家之大柄所以勸  
有功懲有罪也凡大小軍民官苟能禦寇制  
勝施惠安民戎功政跡最殊者在所當勸具  
狀以聞其或失律喪師望敵畏避州郡陷沒  
不及赴救者賊污不法惰慢不任方命虐民  
者在所當懲兩府以上監禁聽候奉翊以下  
以其所犯輕重直斷之卿等之行猶予親往  
當體至懷敬哉倭寇連山縣開泰寺又寇清



高麗史卷三十七  
三十一  
州儒城鎮岑都堂以秋夕遣知密直李彬等  
獻禍衣禱酒果倭寇樂安郡高興豐安等縣  
屠燒民戶又寇晉州牧使李贊戰死以我  
太祖都摠中外諸軍事以陸麗爲東北面元  
帥鄭暉爲都巡問使兼和寧尹慶尚道副元  
帥具成老斬倭五級倭寇沃州黃澗永同等  
縣九月遣王安德享禍于江華安德言將遷  
王子驪興禍喜賜安德馬一匹都堂獻禍衣  
服鞍馬給侍女內豎宦者冬衣禍自江華遷

驪興郡以其郡兵宿衛收稅供奉遣三司左  
使趙仁璧贊成事池湧奇同知密直禹洪壽  
密直副使柳濬等享禍于通津以軍器少尹  
高鳳禮爲濟州畜馬兼安撫別監遣之己丑  
兩雹雉集壽寧宮設金經道場以禳之遣門  
下評理徐鈞衡密直副使俞光祐如京師  
賀平定胡人獲寶璽表曰天戈倣指聖謨如  
神寶玉是俘胡種自屈權均萬姓功冠百玉  
欽惟



陛下性稟剛明資兼勇智聲教同朔南之被  
車書臻混一之期叢爾虜酋阻于荒裔方聞  
師旅之出討已見部落之來投景命惟新貞  
符益永伏念臣生遭熙運權守弊封告厥成  
功莫詣駿奔之列矣其文德聊申虎拜之詞  
十月以李穡我

太祖及文達漢安宗源兼判尚瑞寺事右副  
代言李行兼尚瑞尹人司成李至兼尚瑞少  
尹趙浚知門下府事兼大司憲取及第李致

等遣門下侍中李穡發書密直司事李崇仁  
同知密直金士安如 京師賀正且請王官  
監國子弟入學請監國表曰保國在於事大  
綏遠在於置監茲殫卑忱庸瀆聰聽竊惟小  
邑邈處邊陲雖蒙聲教之漸尚昧禮義之習  
冀王官之來蒞惟聖化之是宣伏望  
陛下度擴兼容仁推一視命設負吏俾安要  
荒臣謹當守候度以罔愆祝皇齡於有求請  
入學表曰帝王作人以隆至治子弟入學是



慕華風仰瀆高明俯增兢惕竊念臣祖恭愍  
王臣顯於洪武五年間上表請子弟入學欽  
蒙俞允先祖奄辭於昭代生後未赴於上庠  
伏望

陛下諒臣向化之誠許臣繼先之志遂今蒙  
幼之輩得齒俊秀之倫臣謹當獲霑一視之  
仁永祝萬年之壽十一月趙英言潛入京獲  
之杖百復流于順天丙戌大霧倭寇求禮等  
處以金宗行為元帥遣密直使姜淮伯副使

李芳兩如 京師請朝見表曰禮莫重於朝  
覲心用切於籲呼惟先臣恭愍之時值中國  
聖神之作奉表內附稱臣東藩第在遐陬仍  
遭多故雖勤歲時之進貢尚阻天日之親瞻  
以臣之微承父之命茲權署於小邑當述職  
於帝庭伏望

陛下度擴兼容仁推一視遂今屢質獲覩耿  
光臣謹當參萬國之會同祝一人之富壽諫  
官上疏劾知密直李茂李彬曰往者趙英言



擅離貶所潛入京城其跡詭秘事涉可疑莫  
吉之來也茂彬等悉知其情不即具聞罪固  
不細矣猶握重任在於左右使人情洶洶若  
不早除安危之勢未可知也宜付憲司痛行  
推鞠以安反側疏上止罷其職又上疏曰茂  
彬黨於姦臣李仁任位至宰相頗張威福以  
氣陵人幸蒙聖慈以保其位誠宜小心翼翼  
以補維新之政乃與英吉反側之謀茂借馬  
招致彬比隣相從曷濟姦謀罪莫大焉止令

罷職爲惡者無所懲艾乞令憲司收其職牒  
嚴加鞫問乃流茂于谷州彬于安邊十二月  
憲司以惠慎定賢四妃俱非正嫡請依忠惠  
王慶妃故事罷供上給歲祿

帝遣前元院使喜山大卿金麗普化等來求  
馬及闡人喜山等皆我國人也禮畢下庭稽  
首四拜昌立受之喜山等又傳

聖旨云征北歸順來的達達親王等八十餘  
戶都要教他耽羅住去修去高麗說知教差



人那里淨便去處打落了房兒一同來回報  
於是遣典理判書李希椿于濟州修葺新舊  
可居房舍八十五所誅崔瑩元年正月藝文  
春秋館典校寺上言藝文掌詞命春秋掌記  
事典校掌祀典而修祝文此三者皆重事也  
是以先王置官禁中仍號禁內而今館寺在  
外非先王設官之意也願自今以史翰二人  
典校一人正字一人入直于內以復舊制從  
之二月遣同知密直司事尹師德如京師

奏誅崔瑩慶尚道元帥朴歲擊對馬島三月  
憲府劾閔中理嘗爲晉州牧使奔父喪載魚  
肉以行又托姨父李穡除版圖判書不待起  
復之命視事受祿流之初憲府不署中理告  
身持平金瞻私署與之又有富商家女殺孕  
婦瞻故脫其罪及瞻赴衙糾正等不庭迎憲  
府劾李仁任黨李養中金子忠歷良爲賤削  
職流之丁亥姜淮伯等還自京師禮部奉  
聖旨回咨曰高麗限山負海風殊俗異雖與



中國相通離合不常今臣子逐其父立其子請欲來朝蓋爲彝倫大壞君道專無不臣之逆大彰諭使者歸重子不必來朝立亦在彼廢亦在彼中國不與相干史官崔蠲等上書曰史官之任君上之言行政事百官之是非得失皆得直書以示後世而垂勸戒故自古有國家者莫不以史職爲重是以本朝設藝文春秋館選有文行者八人同任史翰之職又置兼官以領之所以重其任也近年以來

史翰岐而爲二兼官亦不供職但以供奉以下四人當之負少秩卑故九重之事廟堂之議至於闕得失垂勸戒者皆不能備記實非國家置史之本意也願自今以史翰八人同其職任各修史草二本秩滿當遷一納于館一藏于家以備後考兼官充修撰以下各據聞見錄爲史草悉送史館又本館直牒京外大小衙門凡所施爲之事一一報館以憑記錄永爲恒式四月李穡等還自京師



宣諭聖旨我這裏有幾箇孩兒恁高麗有根  
脚好人家女孩兒與將來教做親乙巳隕霜  
全州元帥陳乙瑞獻倭捷昌賜帛馬匹以旱  
宥五月憲府以前判事表營歷異母弟爲賤  
劾論之乙亥雨雹六月遣門下評理尹承順  
簽書密直司事權近如 京師請親朝且稟  
處女事以沈德符判三司事安宗源門下贊  
成事鄭夢周藝文館大提學丁令孫李舒源  
並密直副使遣安宗源如 京師賀

聖節密直使皇甫琳頒千秋節慮囚宥二罪  
以下京畿汾海節制使朴子安與倭戰擒斬  
三十餘級七月判慈惠府事安慶卒癸酉以  
耦生日放輕繫我

太祖與判三司事沈德符判開城府事裴克  
廉門下評理鄭地等享耦于黃驪府前判事  
金一貴妻與典獄鑠匠金都赤通憲府劾論  
之憲府以前知求州事李斯芳阿林堅味意  
認良爲賤劾流順天倭寇咸陽晉州節制使



金賞往救之與戰敗北官軍不救賞棄馬走  
腸爛而死遣體覆別監李雍鞠之以副鎮撫  
河致東陪吏波豆等嘗不救李贊之死今又  
不救斬之都鎮撫河就東等十三人各杖一  
百全羅道都節制使金宗衍獻倭捷以李禧  
判門下府事李琳門下侍中洪永通領三司  
事八月典農副正金摯上書請禁金銀幣以  
從儉約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王之奉表稱  
臣歸我被倭賊虜掠人口獻方物硫黃三百

斤蘇木六百斤胡椒三百斤甲二十部初全  
羅道都觀察使報琉球國王聞我國伐對馬  
島遣使到順天府都堂以前代所不來難其  
接待昌曰遠人來貢待之薄則無乃不可乎  
使之入京慰送可也以前判事陳義貴爲迎  
接使壬寅以昌生日宥二罪以下始置義倉  
昌以琉球國所獻蘇木胡椒將用諸宮中判  
內府寺事柳伯濡諫曰昔忠肅王置醢瓮宮  
中史書之傳以爲笑不從以鄭地爲楊廣全



羅慶尚道都節制体察使兼總招討營田繕  
城事遣典客令金允厚副令金仁用報聘于  
琉球國荅書曰高麗權署國事王昌端肅復  
書琉球國中山王殿下我國與貴國隔海萬  
里未嘗往來竊聞芳譽景慕久矣今者專使  
辱書副以嘉貺仍將本國被虜人口送還感  
喜之情難以言盡但以館待來使不克如禮  
良用慊然今差典客令金允厚等聊致菲儀  
幸照亮來書云被虜人口來年皆許回鄉益

增感喜乞於允厚等回刷送令其父母妻子  
宗聚幸甚禮物鞍子二銀鉢匙筋各二銀盞  
盃各一黑麻布二十匹虎皮二領豹皮一領  
滿花席四張箭一百枚畫屏一副畫簇一雙  
司宰副令文允慶蒸其父妾又盜官物法司  
劾奏絞允慶及妾以徇于市九月昌將親朝  
以領三司事洪永通判門下府事李穡判三  
司事沈德符門下評理樞長壽厚德府尹李  
種學爲從行官旣而昌母李氏憫其年幼言



於都堂寢其行雞林兵馬節制使朴可實擊  
倭獻捷給田都監啓分掌宗室諸君於宗簿  
司文班於典理司武班於軍簿司前銜各品  
於開城府令擇其可受科田者以憑考核命  
李穡李琳及我

太祖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各賜銀五十兩彩  
段十匹馬一匹從鄭夢周之請也下教曰尊  
師重傳所以爲斯道崇德報功所以勸將來  
龔惟我列廟在位時則有若侍中貞肅公趙

仁規功在社稷德在生民特令劔履上殿贊  
拜不名事載國史予甚慕焉韓山府院君李  
穡早遊中原高捷制科學通天人識貫今古  
事我先祖恭愍王大爲所重從容啓沃協贊  
政機潤色討論顯揚國美至使人知濂洛之  
學俗變鄒魯之風實卿之力及至上王起卿  
視事屢以疾辭然而國家大計必就而咨禔  
益弘多自我在東宮之日以至踐祚之初訓  
誨弼亮厥功尤著是用陞之左揆倚以仰成



自崔瑩構逆之後人心虞疑卿以六十之年  
疾病之餘慨然自請肩輿就道入覲

天子奏對詳明

天子嘉納上下之情以通宗社之計以定比  
之先正益有光焉門下侍中李琳爰自先世  
爲國重臣積德之久寔生聖善配我上王以  
助內理予在襁褓而多疾病卿乃盡心保佑  
式至于今日臨御有衆功莫大焉夫以元舅  
之親居家宰之位非予私之實公論所歸也

守門下侍中

李

太祖  
舊諱

以文武之略將帥之才遇知先祖逮

事上王入叅鼎鉉出將戎兵自己亥用兵以  
來三十年閒大小幾戰所至必捷其大焉者  
歲辛丑關賊犯京國家播遷卿佐大將克殲  
兇醜以復京都胡人納哈出犯我東北鄙諸  
將敗走乘勝奄至高州之境卿卷甲兼行逐  
出疆外癸卯廢孽德興君舉兵入西鄙卿率  
輕騎挫其鋒銳丁巳倭寇海州諸將奔潰卿



獨身先士卒擊之幾盡庚申倭自鎮浦下岸  
橫行揚廣慶尚全羅之境焚蕩郡邑殺掠士  
女三道騷然元帥裴彥朴修敬等皆敗死國  
家憂之遣卿及九元帥諸將逗遛不進卿獨  
奮然率其麾下鏖戰引月之驛捕獲無遺民  
賴以安其行師也動遵紀律秋毫無犯軍畏  
其威民懷其德雖古名將無以加焉卿之豐  
功偉烈在人耳目者赫赫如此而不自矜伐  
歉然退托國人益以倚重及崔瑩妄興師旅

以圖猾夏禍在朝夕在朝之臣畏瑩之威無  
敢言者卿以宗社生靈之大計請命上王執  
退崔瑩事大益虔再安社稷予實嘉之處以  
端揆仍摠軍政卿性行澁均局量寬洪讀書  
不倦事必師古置書筵勸我進學開言路教  
我從諫遣大臣黜陟守令而民生安選勇將  
扞禦要害而邊警息用人材則搜揚茂異施  
政教則振起紀綱正經界而均田法禁奔競  
而美士風匡救不逮期至中興之理所謂社



稷之臣也載惟幼冲荷此艱大若涉淵水苟  
非師傅之訓誨元舅之保佑元勛之匡救曷  
其能濟其今卿等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宥十  
罪以及子孫於戲卿其祗服休命益勵忠誠  
以勗我冲人追配于先王卿其永有辭於後  
世以張夏成石璘為門下評理趙云乞金士  
衡崔有慶同知密直司事權鑄密直提學閔  
霽開城尹李行知申事李勳左副代言吳思  
忠南在左右司議趙璞門下舍人權湛司憲

掌令金爾音崔士威持平取及第金汝知等  
尹承順權近還自 京師禮部奉

聖旨移咨都評議使司曰洪武二十二年八  
月初八日本部尚書李原明等官於奉天門  
欽奉

聖旨高麗國中多事為陪臣者忠逆混淆所  
為皆非良謀君位自王氏被弑絕嗣後雖假  
王氏以異姓為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法古  
有弑君之賊由君惡貫盈凡弑君者雖在亂



臣賊子亦有發政施仁以回天意以安有衆  
今高麗陪臣等陰謀壘詐至今未寧設使以  
逆得之以逆守之可乎若以逆爲常則逆臣  
繼踵而事之皆首逆者教之又何怨哉禮部  
移文前去童子不必赴京果有賢智陪臣在  
位定君臣之分於上造安民之計於國雖數  
十歲不朝亦何患哉連歲來朝又何厭哉又  
命勿送處女憲府以前知春州事徐彥盜用  
官物請鞫問從之十月丙申霧丁酉大雨震

電庚子雷電丙午霧典法司劾判密直司事  
吳仲華爲官馬色提調將官馬輕價自買至  
五六匹且謗訕法官罷其職諫官請書筵除  
宦官入侍不從遣門下贊成事裴克廉密直  
副使朴經如 京師賀正癸丑霧三日永寧  
君瑜卒甲子霧舊例登第者雖叅上皆分三  
館知申事李行聽李種學之請以新及第文  
襲爲內侍城上負金汝知安純安允宜金後  
柳漢姜淮季並不分館皆勢家子弟也十一



月全羅道節制使朴子安擊倭獻俘已巳霧  
甲戌地震乙亥雷前太護軍金竹前副令鄭  
得厚潛往黃驪謁見禍竹崔瑩甥也隨瑩日  
久頗用事得厚亦瑩族黨禍泣謂曰不堪鬱  
鬱居此斂手就死但得一力士害

李侍中吾志可濟也吾素善禮儀判書郭忠  
輔汝往見旨之仍遺一劔于忠輔曰今八關  
日可舉事事成妻以妃妹富貴共之竹來告  
忠輔忠輔陽諾奔告

太祖戊寅八關小會

太祖在邸不與會竹得厚夜詣

太祖邸為門客所執得厚自刎死囚竹巡軍  
獄與臺諫雜治辭連前判書趙方與并下獄  
竹曰邊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王安德禹  
洪壽共謀迎驪興王為內應於是遷禍于江  
陵放昌于江華廢為庶人十二月恭讓王遣  
政堂文學徐鈞衡誅禍藝文館大提學柳珣  
誅昌寧妃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



也十餘日不食日夜哭泣夜必抱禍屍而宿  
得粒輒精舂供真時人憐之

列傳卷第五十



